

革命年代

辽沈战役纪实

LIAOSHENZHANYIJISHI 郭荣辉 著

一部演绎智谋与胆略的大较量
一场决定命运与前途的大决战



白山出版社

辽沈战役纪实

LIAO SHEN ZHAN YI JI SHI □郭荣辉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沈战役纪实/郭荣辉著.—沈阳:白山出版社,2005.7

ISBN 7-80687-290-6

I.辽… II.郭… III.辽沈战役(1948)—史料 IV.E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1904 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3065667

责任编辑: 朱忠义

封面设计: 苗 伟

版式设计: 赵连志

责任校对: 彭和群 赵 中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87-290-6/E·27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序篇 历史的急转弯/1

蒋介石：“日本人只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2

毛泽东：“我们要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5
重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握在了一起/8

上部 东北战局

第一章 挺进东北/17

飞机插进稻田，彭真、陈云改乘火车出关/17

十万火急，林彪濮阳转道/25

昼夜兼程，罗荣桓、黄克诚海陆并进/31

第二章 边谈边打/38

蒋介石向杜聿明面授机宜：以武力打出关外去/38

毛泽东电示林彪：一战解决问题/43

四平。国共喋血交锋/51

第三章 扭转危局/59

杜聿明夸下海口：绝对有把握收复长春/59

林彪痛定思痛：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65

杜聿明南攻北守，林彪南打北拉/73

第四章 三大攻势/86

夏季攻势全面出击，杜聿明败走东北/86

二易主帅陈诚主掌东北，秋季攻势再卷狂飙/94

冬季攻势雪野鏖兵，三易主帅卫立煌赴任东北/100

下部 辽沈决战

第五章 定下决心/111

林彪细说未来战争：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111

举棋不定:蒋介石、卫立煌撤与守争执
不休/117

雄才大略:毛泽东电示林罗刘“置长春、沈阳两敌
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
援锦之敌”/124

第六章 攻克锦州/131

林彪的犹豫: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
桌客/131

毛泽东说关键是攻克锦州,林彪说塔山是关键中
的关键/140

范汉杰:“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
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
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150

第七章 解放长春/164

久困长围,孤城变死城/164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170

兵不血刃/176

第八章 会战辽西/185

蒋介石令卫立煌“规复锦州”,林罗刘建议毛泽东
打廖耀湘兵团/185

廖耀湘兵团出击黑山、大虎山,攻锦部队迅速回
师辽西/192

廖耀湘兵团部被捣毁,东北野战军以乱
对乱/200

第九章 最后一战/211

卫立煌飞离沈阳,东北野战军挥师疾进/211

刘玉章急走营口,周福成孤守沈阳/216

林彪重返沈阳,杜聿明最后收场/223

尾篇 历史的震撼/230

蒋介石黯然神伤飞离北平/230

毛泽东胸怀全局计日程功/233

黎明,从东北升起/235

主要参考书目/240

序篇 历史的急转弯

1945年。

战争的浓云开始散去，人类充满灾难的历史即将成为过去。

阳光驱散阴霾，再一次洒满希望的土地。

终于，正义的利剑斩断了邪恶的魔爪。

终于，燃烧的土地飞起了和平的鸽子。

战争是创痛，是悲伤，是灾难，是毁灭。

战争是奋起，是抗争，是拯救，是新生。

在人类这场殊死的较量中，历史写下了最为悲壮与辉煌的篇章。

从西方到东方，从地中海到太平洋，整个世界开始了胜利的进军。

欧洲。

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翌日，盟军进入德国最大海港城市汉堡。

5月8日，德国统帅部代表于柏林在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英美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面前，正式签署《德军无条件投降书》。

亚洲。

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掷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翌日，苏联百万红军在远东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4000公里战线，同时向日军发起进攻。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上午9时，美、苏、英、中、法等九国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

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这是世界历史的里程碑。

这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结束过去，只是把历史又推向新的转弯处。

现实迫使蒋介石必须作出选择。

毛泽东也必须作出选择。

国共都不得不重新解决自己曾经面对的问题。

过去的战争结束了，新的战争又将开始。

蒋介石：“日本人只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重庆。

夕阳的余晖将山城涂上金色的光环。

远远望去，整个“陪都”显得越发神迷。

黄山——蒋介石官邸。

这是一个更为神秘的角落。位于长江南岸，离重庆市区约20公里。占地26万多平方米，以雄居主峰的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云岫楼为土木结构的两层建筑，是委员长的办公地。松厅为中西合璧建筑，是蒋夫人宋美龄的住宅。这里海拔约540米，于此可远眺渝都美景。

云岫楼二楼休息厅。

蒋介石坐在藤椅上小憩。

他微闭着双眼，面露喜色，显得怡然自得。

连日来的喧闹，并没有使他疲倦。他总是带着儒雅的微笑在庆祝胜利的集会上频频亮相，发表演说，一副领袖的风度。

他很得意。作为一个胜利者，一个大国的领袖，他完全有理由得意。

此刻，他一人静静地坐着。多年来的孤独和寂寞已全然消解，他心中充溢着胜利的喜悦。

他曾孤独过，并一度陷入困境。但他走过来了，尽管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他不会忘记，第一次坐在这里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

淞沪失守，南京陷落，武汉崩溃，重庆成了正面战场。

日本人的飞机不时在重庆上空嗡嗡作响，即使是偶尔的麻烦，也会使神经紧张的人们陷入极度的恐慌。

英国人自顾不暇，美国人坐视旁观。

东方战场上，中国军队在苦苦支撑着。

最后，还是日本人“帮”了这个忙。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等于朝山姆大叔的屁股踹了一脚，不但自身招惹了麻烦，还帮助了别人。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时期。

中国终于摆脱了孤立的局面。在美、英对日宣战的当天，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商讨对策，并于翌日正式对日宣战。紧接着又对德国、意大利宣战。

历史把蒋介石推上了反法西斯大国领袖的宝座。

在后来的时间里，蒋介石开始出现在世界战争的舞台上。中国跻身于美、英、苏、中四强之中。

中国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蒋介石也不再是孤家寡人的秃头领袖。

印缅远征，开罗会盟，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中国扮演的都是国际角色。

蒋介石也因此成为这个国际角色的导演者。在他的心目中，日本人不过是一个小丑，尽管曾使他难堪、棘手，但他相信，将一个小丑拨落马下，只是时间的问题。仗正打着的时候，他就断言：“日本人只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他心里很清楚，他真正的对手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是毛泽东。

现在，太阳旗不再耀武扬威。在他眼前浮现的是，国军正踏着溅满尘土的太阳旗迅猛攻击。

抗战胜利了。

蒋委员长胜利了。

举国一片欢腾。那欢呼声似乎还在震荡着委员长的耳鼓。



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日军轰炸重庆之后走出防空洞仍显惊魂未定。

蒋介石睁开眼，从藤椅上站起来，目光投向远处。

黄昏笼罩着山城。嘉陵江与长江在这里交汇，蜿蜒东流。

蒋介石望着远处若明若暗的江水，心中不禁泛起了涟漪。

他想起了那个怎么也无法让他忘记的人物——毛泽东。尽管在“攘外”的同时，也在“安内”，但这个问题还是留了下来。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也知道拖得越久，越难以解决。

江水可汇，国共能融吗？

黑夜降临。

又是一个长长的暗夜。

几天后，蒋介石邀《大公报》记者胡霖密谈。

这是一个非正式会谈。蒋介石这么做或许是想从纷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或许是想听听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声音。他身边的人说得够多了，他自己也想了很多，美国人的声音同样萦绕在他的耳际。战后的问题仍然像雾一样笼罩着。

胡霖是《大公报》的经理，是一位颇负盛名的资深记者。出于职业的灵敏，他对中国的现实有着敏锐的观察。蒋介石单独邀他来，他自然明白其中之味。因此，他对时局的看法颇为直言不讳。

胡霖建议说：“从政治方面考虑，政府应将首都迁往北平，并将北平改称北京。”

蒋介石：“南京是国人的首都，得胜还都，势在情理。”

胡霖：“如果这样做，北方人远离政治中心，会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政府会失去黄河以北人民的支持。”

胡霖见蒋介石没再回答这个问题，又转换了一个话题，说：

“中共问题，要么认真谈判，要么公开宣战，不要理会美国人的意见。”

蒋介石：“美国政府希望出现一个政治统一的中国。他们担心战争会再度引起国际的麻烦，再说苏军在东北还没撤。”

胡霖：“现在人们很关心东北问题。有人议论说，接收东北将是政府最为头痛的事。”

蒋介石：“东北问题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胡霖：“日本人占据东北14年，政府对东北应给予特殊的关怀。有人主张让张学良主掌东北。”

蒋介石只是“嗯”了一声，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

胡霖见蒋介石的表情有些不悦，便结束了谈话。

应该说胡霖的意见是比较实际的，对蒋介石也是有利的。

但是，蒋介石似乎是没有听进去。

他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既能让国人欢迎，又会使美国人满意的方式。他向另一个能够主宰中国命运的人发出了邀请。这个人是一——毛泽东。

毛泽东：“我们要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宝塔山。延安。

晚风掠过河面，送来阵阵凉意。月光拨开云层，流泻在水面上。延河水泛着银色的波光，缓缓流动。

月光下，宝塔巍巍挺立，庄严神圣。

一只鸟惊叫着飞过宝塔，钻入深深的夜幕。

天籁俱静。这寂静的夜晚催人熟睡，又令人难以入眠，仿佛蕴藏着一种躁动，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点点灯光渐渐熄灭，弯弯的窑洞又藏入夜的怀抱。

枣园。中共中央办公地。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这是中国的“红都”。与喧闹的“陪都”相比，的确显得过于冷清。就是这个僻远穷困的角落，总是让蒋介石心绪不宁。延安，成了他心中无法摆脱的影子。

但是，许多人却怀着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希望来到延安，又满腔热血地从这里踏上抗日的前线。

抗战胜利了，延安越发显示出神奇的魅力。

蒋介石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延安。

延安的夜是平静的，延安的夜又积蕴着猛烈的风暴。

此刻，枣园一孔普通的窑洞仍然亮着灯。灯火摇曳着，一只硕大的身影映在粉刷得洁白的洞壁上。

毛泽东稳稳地坐在木椅上，秉笔疾书。

他写得一手好字，飘逸洒脱，遒劲奇绝。他的文章更是洋洋洒洒，充满着犀利和睿智。他天才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远见令所有的人——不管是他的追随者还是他的对手都不能不折服。别的不说，一篇《论持久战》竟然让一个日本兵自动放下武器，走向延安。

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更加严峻，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敏锐，开始了对时局和今后方针的思索。毛泽东接连撰写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等文章，指出了内战的危险性与和平的可能性。他说：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

蒋介石在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在注视着蒋介石。他们各自都在思考中国的命运与前途。

夜给人们带来黑暗，黑暗迫使人们寻找光明。

时间在流动，夜色在消失，思绪在旋转。毛泽东彻夜无眠。夜间工作，已是他多年来的一种习惯。夜的寂静，给了他无限的遐想。他的思想在夜色中酝酿、成熟，并燃起光明的火焰，在夜空中跳跃、升腾。

毛泽东放下笔，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两口，然后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他把目光射向延安，许久又移往重庆，接着在插有小红旗的地方来回巡视，最后停在状如鸡头的地方——那里是东北。

雄鸡一唱天下白。他知道东北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也清楚红旗插上黑土地将意味着什么。在蒋介石盯着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把目光转向这里。

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候补委员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他说：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总是棋高一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他就把八路军开进了黑土地。蒋介石还在与苏联人通过外交交涉东北问题的时候，八路军的将士与苏军正在紧紧地握手和拥抱。

时间就是胜利。天时不可失也。

东方破晓。毛泽东离开地图，把目光转向洞口。晨曦映红了窑洞，新的一天又将开始。

太阳红红地照在黄土高原，远处传来一位陕北老汉高亢的歌声。

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原，志在挥扫天下。蒋介石卧于蜀中盆地，岂能坐失山河。他们都很自信，又都从来不肯小看对手。

在连续接到蒋介石两次电报邀请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说：

“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在分析进入平时期面临的可能性后，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说：“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

毛泽东有力地作了一个手势，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接着，他又分析说：

“中国的政治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会场十分肃静，大家都在认真地听主席的发言。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然后放慢速度，把话题转到蒋介石邀请他去重庆谈判的事情上来。他用征询的目光对大家说：

“恩来同志马上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朱德对主席去重庆谈判深感不安，他脸带怒气地说：

“啥子和谈，老蒋在耍把戏。”

周恩来：“蒋介石居心叵测，是在摆鸿门宴。”

刘少奇：“主席应该从长计议。”

在场的几位将军也都不主张主席去重庆。毛泽东知道大家是担心他的安全，笑着说：

“蒋介石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只要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接着，他又风趣地说：

“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最后，毛泽东语气十分肯定地说：

“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在毛泽东决定赴会的当天，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又到了。第二天，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8月2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讨论的最后意见：

决心同意毛泽东去重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于当日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发往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向党内通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重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握在了一起

重庆。九龙坡机场。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一架草绿色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利利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图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延安机场合影。

《大公报》记者子冈记录下这一历史的瞬间。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他这样写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52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9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然后被赫尔利、张治中送到曾家岩张治中的住宅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蒋介石在招待会上。

桂园小憩。

这天晚上，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山洞林园住处为毛泽东举行欢迎宴会。中国两个最大政党的领袖，经过18年的较量后，再一次握手。

昨天是对手，今日是朋友。闪光的酒杯在手中频频举起，他们脸带微笑，言语谦恭，整个宴会洋溢着友好愉快的气氛。

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彼此称兄称弟。昨天还唤作“贼”、“匪”，今天又开始互敬“先生”。

昨天是战火烽烟，今天是丽日晴空，那么明天呢？

明天从昨天走来。

蒋介石此刻的心情是难以揣度的。毛泽东坐在蒋介石的身边是否就心无余悸了呢？

蒋介石可以忘记过去，毛泽东能吗？他端起红红的葡萄酒杯祝贺蒋公身体健康的时候，那滴血的刺刀就真的被忘记了吗？

1927年上海事变，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无情的清洗。他号召国民党人与共产主义决裂，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一切都将成为泡影。”